



济阳的变与不变

◎高彬

近年来,济阳的发展突飞猛进,可以说是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济阳越来越好,作为济阳人,心里也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。作为在外地生活的济阳人,虽然经常回去,但是每次回家总是有不同的感受,总是有不断的惊喜。

老家在稍门最偏远的小村,基本上四面环水,我小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与世隔绝。几条出村的土路,雨雪一下,基本上很多天都难以出门,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通上柏油马路。随着济阳经济的飞速发展,农村建设成效明显,不光村村通公路,实现了楼上楼下、电视电话(现在电话好像基本也没有了,现在都用手机)、自来水、冲水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,可以说真正迈向了现代化文明。机械化和现代化逐渐把村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,闲暇时大家也开始跳起了广场舞,有了更多的“获得感”“幸福感”。济阳城区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,随着内部挖潜不断深入,招商引资红红火火,济阳经济飞速发展,城变大了,楼变高了,道路更宽阔了,绿化也越来越好了。伴随着城市的发展,人们收入水平也增加了很多,家家户户的小汽车从“有没有”转变成了“好不好”。物质生活丰富了,同时济阳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大家更注重文明了,更注重健康了,健康意识深入人心。“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”,济阳的生态环境改善,随着创建国家卫生城区,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。澄波湖旁、体育公园、黄河公园内每天都有人锻炼身体,跑步、遛弯、打球,不管什么方式,都反映了大家更加热爱生活,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。

虽然在北京安家落户,子女的身份证都是110开头,但我内心深处不变的是籍贯“济阳”,故乡永远是故乡。每次回家,都喜欢到处走走,寻觅过去的学习生活痕迹,寻找童年的快乐。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,经济发展没有冲淡“人情味”,济阳的乡亲还是那样的热情。与很多大城市不同,济阳保留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“街坊”情谊,即使住上了楼房,邻里之间也是经常走动。在马路上、公园里,可能会会意的眼神、不经意的搭讪,就让原来不认识的人迅速的找到共同的话题。正如我对妻子说的那样,在济阳有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热情,这就是要经常回家的最大理由。岁月悠悠时光虽然一去不返,故乡那些熟悉的人正在逐渐的离我们远去,那些熟悉的地方也都已面貌换新颜。此时此刻,我们可以怀旧,但是不必伤感,我们要拥抱现在、面向未来,在对过去温馨的回忆中迎接故乡新的惊喜,新的阳光就是我们新的家。

时代的进步浩浩荡荡,历史发展一往无前,在变与不变中,相信济阳会越来越美好。

作者系济阳街道稍门管区白衣店村人,现在北京工作

永恒的家园

◎李沃祥

也许真是人到中年思乡切的缘故,今年五一,回故乡的老屋住了足足五天。虽然北京离家乡并不算远,但回想起来,自参加工作后,回老家的时日还真真是寥寥可数,这一次算是给自己在精神上彻底放了一个长假。

在老家的日子,最喜欢的事,莫过于在村里的巷子中到处走走,寻找年少时的印迹,在那些老房、老树前追忆流逝的光阴,再就是到村外的田野里徜徉,一望无际的青油油的麦田,无处不在的馥郁的土壤气息,还有那渡河在微风中泛起的粼粼波光,能让人整个身心都放松下来,这在其它地方,哪怕景致再美,也难以做到如此的沉迷,这就是故土的魅力了。在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上,曾有多少先辈耕作生息,春播夏种秋收冬藏,一代又一代生于斯,长于斯,最后长睡在这片沃土之下——其中也包括我深深怀念的父亲。想到这里,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便油然而生,家园就在此处,心灵从未远离。我想不仅是我,我的孩子虽在外地出生长大,但多少年后回到这里这种情愫一样会有,树高千丈难忘其根,根是什么,根是虽远隔千山也割舍不断的血脉传承!现在这片土地正经历着历史性巨变,青田绿水,越变越美,但作为离乡在外者灵魂牵挂与精神家园的属性将是永恒不变的。

这次在老家期间,幸运地赶上几场家族后生为幼子举办的满月宴,人丁兴旺,皆大欢喜,作为长辈自是欣然赴席。老家习俗,生娃待客也算一件大事,乡里乡亲只要不是脱不开身,都是要参加的,所以就有机会见到更多的亲朋好友,感受乡情。席间畅聊叙旧,远闻近况的侃,满桌朴实无华的家乡话,酒不醉人人自醉,在这里不管说什么,或对或错,都不用担心被计较,话里话外的乡情,是最为和谐的音符。言及之处,都先是一番岁月不饶人的感慨,诚然,童年的玩伴一样的步入中年,印象中的青壮年都已满头华发儿孙绕膝了。酒后便会话题转换,各自讲述自己的“成绩”——或是自己种的蔬菜大棚喜逢黄瓜价格上涨;或是家里又买了新车宽敞又省油;或是在城里买的新房离公园近便,并建议我在县城也买套房,以后回来住,比北京强……尽情倾吐着发自内心的收获感和满足感。天道酬勤,这些勤劳的人们挥洒了汗水,过上了富足的生活,这都是他们应得的。而且我深知幸福绝不会止步于此,家乡已由县变区,成为省城真正的组成部分,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,所以无论如何想象未来的图景有多绚丽都不为过。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,眼中透出的期望,还有身上那种无以复加的自信,不正是未来美好生活的预言吗!已迁居县城的亲属也建议我到县城去,看看那里的变化。

其实我对县城的变化有着更切身的感受。我1994年到1997年在济阳一中读高中,记得高中毕业时,济阳老城从东到西走路快点,也就是20分钟,县城西缘距当时的220国道尚有不小距离,那时的“市中心”就是著名的第二百货,最繁华的地方就是靠近电影院的商业街,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出去溜达一圈,对县城的大街小巷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之后高中毕业就去了外地上学、工作,直到2014年才再一次去县城。也就是那次,突然就见识了县城所发生的巨变,想不到短短十几年时间,再回母校时,驾车从已经西移的新220国道一路往东,到济阳一中,居然用了近半个小时,沿路高楼大厦,鳞次栉比,各种大都市气息的现代商业比比皆是,原来济阳没有的公交车、出租车络绎于路,私家车更是汇聚成流,最后居然差点没有认出生活了三年之久的母校,此时的校园周围也已是楼宇林立,原来唯一的学校非常高大宏伟的教学楼,在新建的楼丛之中,已看不出从前的王者风范——这哪里还是记忆中的济阳县城,这分明是一座新兴城市,内心被这种想象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深深震撼了,济阳无疑是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!曾有一次在京遇到家乡一位领导,谈起济阳的巨变,他说再过五年,济阳将有更大变化。五年过去了,他的说法成为现实,济阳真就变的更大,更加难以辨认了。看来,确确实实的梦想有多大,脚步就能走多远。千年古城已迎来黄河时代,乘“携河发展”、“新旧动能转换”之东风,一座瑰丽多姿的现代化新城不久后将要伫立于黄河北岸,这是济阳人的济阳梦,也是济阳籍游子们的心愿!

习总书记说,有梦想,有机会,有奋斗,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——济阳的新篇章终究要靠济阳人的奋斗去实现,这是所有济阳人的共同使命。正如济阳区委统战部领导所倡导的,在外济阳人,也都应积极参与到这一创造历史的洪流中,要做创造的参与者,而不是创造的旁观者!济阳这片土地自古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张稷若先生“那村不挪县,围着济阳转”的谶语犹响耳畔,闻韶台处孔子沉浸于韶乐废寝忘食的身影历历在目。今人终究胜先贤,今天遍布于各地的济阳籍游子,或为官,或为商,人才辈出,业绩不俗,家乡的大地抚育了他们,他们也必将反哺家乡、奉献家乡——毕竟,只有这里,才是永恒的家园。

作者系济阳区曲堤镇霍家村人

油菜花海,魅力无限

◎齐英浩

草长莺飞的季节,垂柳轻抚着絮絮枝丫,潺潺水边无处不是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,而田野中的那片油菜花海,却更让我驻足留观流连忘返。

我的家长是举世闻名的“黄瓜之乡”——曲堤。浑黄的黄河水灌溉着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,村西头的水渠旁边尽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,随河道蜿蜒前行消失在天际。紧挨着的又尽是星罗棋布的黄瓜种植基地。种植基地俯瞰下去如同颗颗棋子,与河道旁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地交相呼应,好不豪华。

油菜花地东边是整齐划一的瓦房,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这片金黄的罗边上;一条条曲径幽幽的小路延伸至此,夕阳西下朝霞渐起之时,会看到花海中几只彩蝶惬意地穿行其中,扑灵扑灵;几只蜜蜂似乎还不舍的离去,挥展着翅膀像油菜花一样,若隐若现。其间,有老农载着犁耙、锄头,骑车从油菜花旁缓缓而过驶向瓦房,所有这些,又构成了一幅闲适、清幽的淡墨素描,一幅天人合一的天然画卷就此舒展开来。真可谓“春色自在油菜花,蜂乱蝶忙竞繁华”!

邂逅油菜花后,方知已身处春日深处。眼前的油菜花,光滑挺直的腰杆儿,煽动偏偏的叶儿,花沙粒一般的花骨朵儿,恣意绽放着,简直成了一片“黄金之海”,好不热闹。是的,如若仅有一簇两簇,零零落落、稀稀疏疏的油菜花是绝不会让我怦然心动的,但眼前这片绵延无尽的花海不禁让我油然而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。哦!恍然间才明白,原来春天田野里的油菜花是沁人心脾的!这热闹不会让人觉得聒噪,而是充满了一种万物生长的喜悦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正值烟雨时节,风乍起,百草绿,十里山河,十里花海。一朵朵油菜花开满这蓬勃的季节。袅袅清风拂过,似海,卷起千层波浪;似梦,岁月冲洗,留住一春光。花开了,鸟来了;水流了,鱼游了;又是一片生机的景象。

油菜花并不奢华富丽,但它却平凡的别具一格,任何邂逅油菜花的人,相信都会有我这样的感觉。它们热闹而不喧哗,绚烂而不矫情。或许只有花儿开的烂漫时,这个春天才会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吧!

作者单位:区人民医院



晒场,阳光正好

◎王亚南

晒场,成熟打好的麦子,一眼望不到头。黄橙橙,金灿灿,昭示着又一个丰收的季节。

正午阳光,脊背黝黑的人们,在忙着翻耙,均匀晒晒。

旁边一群孩童在嬉闹,大人时不时抬起头,嘴角挂着宠溺的笑。

旁边老旧的收音机,在播着《黄土地》。炊烟袅袅,升腾的白色烟雾,不仅仅是粮食的收获,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村庄,晒场,麦田,勾勒的,不是色彩鲜艳的水彩画。更像是行云流水的书法帖,朴实无华,意犹未尽。铿锵有力,永不褪色。

作者单位: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致环卫工人

◎傅敏敏

春天里,你是那沁人心脾的春风,将一切尘埃洗净。夏天里,你是那烈日炎炎下的绿荫,把所有倦怠打败。秋天里,你在萧瑟秋风中坚持辛劳,誓将落叶统统扫光。冬天里,你在冰天雪地里不辞辛苦,只为给小城带来安全。你是清晨第一缕暖心的和煦阳光,你是深夜那不灭的最后点点光亮,小城风景如画,你的功劳人人夸。

作者单位:区兴隆街小学



燕子见她的眼圈红了,又有些不忍起来,她轻轻揽住春柳的肩头,边猜测着那个叫冷麦嵩的男人见到她们之后的所作所为,边琢磨着相应的对策。不觉已来到大堤跟前,两个人前后相跟着,从堤下爬到了堤顶上。

一道十几米高的护河大堤隔着,滩里滩外两个世界。据说在五百多年前,他们的祖先逃荒来到了这黄河的下游。当时,滩里的大片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着。因了高高的河堤挡着,滩里很是平安又稳定。祖先们见这是个草肥水美的好地方,且土地宽广,人烟稀少,便在这里住了下来。当年,打的粮食就把盆盆罐罐盛得满满当当。可是,第二年,一场洪水把他们冲了个精光,祖先们没有退却,没有气馁,他们已离不开这块肥沃的土地。于是,他们从河里挖来泥,把房基筑高,又一次安下了家。洪水在毁灭他们家园的同时,也把好收成带给了他们。再一年的麦收时节来临时,并不曾施过肥的小麦,麦穗一扎多长,满地一片金黄。发大水时淤上来的一层红土,变做了小麦绝好的底肥。“黄河百害,独富一滩”。滩里的土地,插根锄把都能长成大树。虽然洪水一次又一次地侵袭着他们,可他们并不曾退却。洪水每把他们的家园冲毁一次,他们就把手基加高一次。垫房台所耗费的功和力,不知

比盖一栋房子要多多少。最后,他们齐心协力筑成了一个高大平整的土台。人们在这台上盖房,一般的洪水,已不能对他们构成威胁。高高的房台,如一枚被人安放在滩里的大棋子,棋子之上的苇子圈,即使在不发大水的日子,也居高临下别有一番风味;遇上发大水,浑黄的河水吼叫着直滚到大堤的沿上。那时,孤岛样的苇子圈,便如一叶小舟般在排山倒海的浪涛中飘摇着。然而,生存在河滩里的农人,祖祖辈辈却仍然驴子一样执拗地不肯离开这多灾多难的生息之地。大水泛滥时,到堤外的某亲戚或政府安排的去处暂住一时,大水退后,便纷纷返回,又开始了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的劳作……而河滩里的女人们,也同时开始了饲养鸡狗,相夫教子的漫漫生涯,将女性的汗水洒在黄色的泥土里,洒在被艾蒿熏染了的灶门脸儿上……

燕子和春柳站在堤顶上,冷麦嵩家那铺着琉璃瓦的二楼小楼便呈现在眼前,小楼鹤立鸡群般竖在一片平房中,被春日的阳光照出一束束针一样刺目的光焰,显示着房主人的与众不同。

春柳的脚步迟迟疑疑拖泥带水,似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往后拉着她。走到堤的半坡上,燕子停下了脚步,望一眼坡旁那一片半人多高的密密实实的芦苇丛,又掂掂手上提着的包,然后冲着低头不

语的春柳:

“到了,快去吧。”春柳粉嫩的面颊一下涨成了大红,她张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又没有吐出一个字。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,她没有动地方。待到她抬起头来时,燕子看见了在她眼里润润的点点光亮,燕子又有些不忍。可是,不这样,又该咋办呢?这可是她们两个人商量了整整一个通宵,才定下来的办法啊。燕子咬咬牙,用手捂住鼓鼓的包,另一只手用力把春柳推进了那随风轻摇的芦苇丛中。

春柳是被燕子硬拉出芦苇丛的。起初,春柳死活不肯出来,不肯往前迈步。待燕子挽着她的胳膊,把她带到路上时,一咬牙,春柳踏上了通往镇子的路。或许是因为她腹部的重量,她的脚步有些趔趄。春柳的腹部高高凸起,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,看上去那么扎眼,与她稚嫩的娃娃脸极不相称。这使人不由生出些遗憾,如若不是这样,这该是一个多么亮眼的女孩啊!

反正已经这样了,与其磨磨蹭蹭地让更多的人瞧见,不如速去快回,尽早把这事了了,也好把心放下。这回,就豁出去了!春柳这样想着,脚下的步子越迈越快。她低着头,眼睛只盯着脚下高低不平的街道,似是凭了一种惯性,她急急往前走着。到

了后来,连燕子都有点赶不上她的脚步了。

冷麦嵩家的红漆大铁门紧闭着,又大又亮的门环,像是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,直瞪得你不敢轻易地去靠近它。

春柳的双脚如同砸进了地里的钉子般,任燕子推揉着,却是不动半步。

“你真不去了?从今后,别再对我说什么‘冷’字。”

燕子有些很恨地说完,转身做出要走的样子。“别,你别……”

春柳急忙抢前一步,死死拉住了燕子的胳膊。抹去脸上的泪水,一咬牙,春柳感到一股腥咸不可抑制地传遍了五脏六腑。抬头望望冷家的大铁门,又低头看看自己隆起的腹部。春柳随燕子迈进了冷家的大门。

“哎哟哟,怎么是你二位呀!快,快进屋。快请坐,请坐!”冷麦嵩挺着啤酒肚,迈着两条小腿把地俩迎进屋。因为激动,脸有些红,一双本来细眯的小眼睛,此时瞪得溜圆,放着光,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起来。他不停地搓着双手,不知所措地在屋子里走了两趟,猛地醒过来,忙不迭地去倒茶,“要来,捎个信来,我开车去接你们,你看,这大老远的。”

(二)